

英雄 无语

项小米著

作家出版社

英雄无语

项小米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无语/项小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3

ISBN 7-5063-1668-4

I. 英… II. 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665 号

英雄无语

作者: 项小米

责任编辑: 海 黎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

插页: 3

版次: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668-4/I·1656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挚爱的祖母

紫色是神奇的。它包含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颜色。

——题记

上部：冠豸山

—

奶奶总是在这个时候从黑暗中向我走来。

“你们家也奇。”奶奶在说到我们家的人和事的时候，很少说“我们家”或者“咱们家”，而说“你们家”，好像她不是我们家的人似的。有时她也会说“我们家”，那全看她说话时的身分和角度了。她老人家常常于似乎漫不经心中调换一个字，就使人物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和转换。奶奶是语言天才，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讲到。

“你们家也奇，辈辈人总要出一个头疼。辈辈都是这样。人再少，是一个，人再多，也是一个。你爷爷，你满姑，疼起来无药可救，次次人就像死过去一样。到了你们这边，就是你。”奶奶说这话时，口气忿慨而惋惜，颇有些为我抱不平的意思。

我们家怎么会这样呢？是我们家人的血液里有什么毛病？如果真有什么毛病的话，又为什么只传给一个人？或者它昭示着什么？上苍——如果有的话——通过每一辈人中的这一个，

向我们这个家族昭示着它的神秘意志？

奶奶的话在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了印证。

“她这头疼，是祖上带下来的，无药可治。她祖上杀人过多，家中杀气太盛，看她从脊柱到头顶涌泉有一道青光，在黑暗中看去就像一把利剑，总想跃出躯壳冲向太极，太极自然不能不管，这把剑就被镇住。镇住时，她就没事，镇不住时，这光在涌泉左奔右突跳跃不去，那时候她就头疼。跳得越凶，她疼得就越厉害。”

说这话的人是在我一次头疼大发作时丈夫带来的，据说此人有特异功能。

此人在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上上下下看了我足有五分钟之后，背着我对丈夫说了上面那些话。随后他又到屋里，打开灯对我说：

“你祖上一定有什么事未了。此事一日未了，一日便要有人受罪。还是抽空回老家看看，有什么该做未做之事吧。”

桑塔纳 2000 以平均四十公里的速度在山路上盘来绕去。我紧紧闭着眼睛，感受着头疼与药物两种力量之间的格杀与角斗。

头疼是从飞机上开始的。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周围的人在看报纸。我心里很平静。空中小姐们在第二次送水。我注意到有一位小姐的两根眉毛得不一样，右眉挑得略高了一些，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许她自己也发现了这点，所以她每天都有意这样处理她的眉毛？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头部深处突然有一根末梢神经“叮”地疼了一下。只一下，如微风掠过草尖那么让人不易察觉，只有我知道，它又要来了。

跟以往一样，时针刚刚迈过下午五点，它就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它来势凶猛。像是有人往我的血管里注入了好几个大气压，血管忽隆隆地膨胀起来。周身血液在肆虐地流动，一下下撞击着血管，像钟摆那样清晰。每当这时我都能感觉到，颞动脉蓝幽幽地暴凸起来，两条蚯蚓似的趴在太阳穴两侧，匍匐着像要爬动。

最难受的是眼球，肿胀得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我让它们紧紧闭着，本能地用双手捧住头，可又不敢使劲，仿佛那是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只要再加上一点压力就会怦然碎裂。

哦，我想吐。

司机紧张地斜我一眼。从我一上车他就一直在观察我。他大概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头疼。这个人可别死在我车上，没准他现在正在这么想，因此他有点紧张。我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是我知道，它这会儿肯定丑陋不堪得像团抹布，灰里透白，爬满泪水。

“您还挺得住吧？快到了……”

“停……”

没等“车”字出口，我终于挺不住，哇一声喷射出来，右窗玻璃中央准确地绽开一朵肮脏的菊花。

索米痛。我在心里反复地念叨这个词，像吸毒者念叨着海洛因。

一阵猛烈的颠簸把我从昏沉中摇醒。

口渴得厉害，却没有抬手的力气。要喝水，就得起身伸手去够司机身旁的水瓶，对于一个刚刚跟自己的脑袋搏斗了好几个小时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能。而司机，正在全神贯注地操纵着在盘山公路上旋来绕去的车子，你怎么好意思打搅？所

以，眼下只有这么躺着，舔舔暴了皮的嘴唇，体味着疼痛散去后的轻松和周身的酥软；还有，乏力和胃痛。我知道，这是两片索米痛与两片安定合力产生的药物作用与副作用。

没办法，你想要它的正作用是不是？那你必须同时准备承受它的副作用。这就像人生。我思考着，觉得自己这会儿深刻得如同半个苏格拉底。

四肢停止活动时，头脑便无比清醒，这是我的体验，何况又是在这样的昏暗中。车窗外，天已经快黑了。

我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阎罗地刹统统不怕，连生死簿都敢扯过来就改，何等了得的一个叛逆领袖造反英雄！却独独怕一个观世音，其实说穿了，是怕观世音那个紧箍咒。紧箍咒一念，孙悟空便头疼欲裂，再念，双眼暴突，再念，头被勒成葫芦状，满地打滚，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和我头疼的症状一模一样。其实哪有什么紧箍咒，孙悟空和我得的是一个病——血管神经性头疼——这是医生给我下的诊断。准确点说，是吴承恩和我得的一个病，吴承恩将自己的生理体验加到了孙悟空身上，小说中的美猴王可就惨了。要说艺术源于生活，这大概是一个最好的佐证。我猜吴承恩把这个毛猴子写成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大圣之后，肯定写不下去了。你想嘛，要是这猴头真的在去西天的路上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这《西游记》还有什么看头？总得有人能降住他，而他又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那才叫人读着有劲，可你已把这猴头给写得神通广大了，谁能奈何得了他？总得有个法子治他才好，用什么法子呢？还用降妖伏魔那一套？不行，太落俗套，吴承恩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头疼发作时的难受劲儿，于是孙悟空头上就多了这么一道箍。

一股幽幽的清香从窗外飘来。是桐子花香，司机说。桐子花？多好听的名字！只有老家才能有这么好听而自然的名字，我想。

老家可真远，我又想。

桐子花独有的清香与山里若有若无的雨丝和在一起，那香气便像掺了水似的，清凉温和地抚着人的脸、头发和衣服。

老家可真远，我不断地想着。爷爷和奶奶，他们当年从老家的山里走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可以肯定，他们当年没有车。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车，他们的肩和背就是行李架，上面压着他们的行李或者孩子。

上山不提针。记不清这是谁告诉过我的话了，即使不是我那个专门制造至理名言的奶奶告诉我的，这话也绝对是经验之谈。我有过几次上山带矿泉水的教训，结果都是在半山腰就扔掉了矿泉水瓶子而到了山顶却渴得没处找水喝。迷迷糊糊中我好像看见爷爷和奶奶分别在山路上走着，肩上挑着扁担，而扁担两头坠着他们臃肿不堪的行李。不，那时候的他们不该是我记忆中的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他们还年轻，年轻到那两张平滑如玉的面孔我根本无法想象。

我似睡似醒，任思绪八面流淌。直到司机一声轻唤：
“冠豸山。”

我想，这肯定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眼望去不再有别的，全是山，最高最险的大山。头顶上是一面山的悬崖，车外的悬崖之下则是另外一座山的山顶。六十年前这里是苏区，我们知道苏区一般都是在大山里，但是这样大这样深的山，却是我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我去过同样是苏区的井冈山，井冈山同这里比起来，不过是些丘陵罢了。

但它们还不是冠豸山。

在车拐过一座山壁之后，在一片略为平坦的山上高原——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的东方，是一座更大的山。

即使在这山的世界里，它仍然显得如此突兀。它超拔于群山之上，如一座天门挡在东方。而它的山体与周围那些长满了苍松翠竹的大山又是如此不同。它没有树，全部由铁红色的裸露的岩石组成，这些石头形态大小各异，大到如一座山，一面绝壁，小到如一个磨盘悬架在山尖，至于这些石头的形态，你可以随意把它们想象成什么东西。我对那些由人们事先命名然后一一展示给你的景观诸如“仙人承露”、“金龟望月”之类历来不感兴趣，对自然的东西就应该怀着一份自然的心情去体味，而自然的本性是拒绝指导。我谢绝了承担过无数次导游的年轻司机的好意，独自趴在窗前默默欣赏它们。

这些巨石像是一群叫不出名字的怪兽，许多你只有在自然博物馆中才能见到的类似在白垩纪、侏罗纪生存过的怪兽在它们之中若隐若现。这是一堆怪兽的化石。你怀疑冥冥中有一只巨手，在时间与空间之旅的漫漫游历中把它所能见到的一切远古、近古以及今天的怪兽信手拈来，随意地堆放在这个古老王国东南方的天穹之下。恰在这时，夕阳在做过最后一番挣扎之后被西边的大山完全吞没，仿佛“唰”的一声，夜幕降临了，铁红色的冠豸山在瞬间变成青黑。

冠豸山是会变色的。年轻司机终于忍不住对我说。在早晨和晚上，在下雨的时候，有雾的时候，在有月亮或者没有月亮的日子，它都会变色。有时候在一天的夜里它能变出好几种颜色。老人说，早些年在出大事以前它都要变色，变得像猪血一样红呢！

我又回头看了它一眼。它这会儿不但变了色，而且变了

形，它突然站立起来，像一只发怒的黑色熊羆，如果不是有什么将它拽住在地上，它会立刻扑向车子，把我们撕得粉碎。那山上的岩石怪兽们，这会儿一定都在开始蠕动苏醒了。

“到了。这就是温坊。”年轻司机踩一脚刹车，桑塔纳如一匹温驯的走马稳稳站住。

我钻出车门向山下望去。只见大山之间一片平坝上，黑压压一片屋舍在月光下闪着鳞片般青光。

这片房子有三千户。

这是今天年轻司机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句成语。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专爱把一些根本不搭界的东西连在一起？不管怎么着，听了年轻司机的话，我的脑子里就是清清楚楚地冒出了这句成语，好像它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有一个人钻到我的脑子里去替我喊出来的。

我跟在叔叔的后面往山上爬。

我是在找出那封信两天之后到这山里来的。

那是从老家来的一封信，只记得当时看过之后就随手丢在一边，已经好几个月了，只是由于异人的提示我才又翻出了它。这封信和大多数从乡间写来的信一样，内容文白相间文理不通且字迹认真而笨拙，满满三大页纸，都写了些什么早已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提到了一件修坟的事，好像要为谁谁修一个什么坟，而这个谁谁又是爷爷的什么人。现在想起来，之所以看过信后便把它丢在一边，原因正在于信上没别的什么正经事，只提到了修坟。修坟这种事在我们这样一个七十年代共产党的家庭里几乎等同于无稽之谈，不要说这种事不能讲给父亲母亲听——迷信是他们终生反对的事物之一，就是在我

们听来，也不过是一个笑话。修坟，修什么坟？有那个工夫干点什么不好？

而现在，我已经在这大山里了。

我是昨天下午从北京出发，乘飞机到厦门，然后换乘汽车在山路上足足颠簸了六小时，直赶得月上中天，才到了藏在大山深处，深得不能再深了的我的老家，为的就是一件事：修坟。

叔叔在这山路上走得很轻松。叔叔比父亲小不了几岁，照理说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可走起山路就像走在自家的坪上散步似的。叔叔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两只瘦瘦的胳膊从容地甩着，由于衣服过于肥大，袖管看上去竟是空的，好像叔叔甩动的不是胳膊，而是两只空袖管。我过去曾见过一次叔叔，那是在大概二十年以前，我们陪叔叔去爬香山。不知道叔叔当时是怎样看待北方这座颇负盛名的“山”的，我猜想他一定在心里暗自哂笑：这也能叫山？山是那样好叫的么？那一次，叔叔在山上健步如飞，父亲则走得很慢，很稳重，见到父亲谨慎的样子，叔叔总是企图上前去搀扶他，但是这企图，又总是在半空里就似乎被什么东西阻隔住了。叔叔一次又一次将伸出去的手迟疑地缩回来。叔叔和父亲之间，实在是太生分了，生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像手足，倒更像是一个老农和他的县长。

走在山上和站在山下看山的感觉完全不同。糟糕的是山上没有路。站在山下看山的时候，你对山的感受是它的全部，你会感叹山的险峻和奇伟，而一旦走到山里面去，那感觉就完全变成局部和具体的了，你感觉到的只是岩石、竹根、荆棘和树。

有人在山下喊我们，是祖屋里的侄媳。她只跟我们走到山

下就不走了。现在她在那里喊，喊些什么听不清，但我猜一定无外是要我小心、走不动就不要走了的意思。我们可以听到喊声，却彼此看不见。

你不能不佩服当年红军的眼力。往这样的山里一钻，别说一个蒋介石，就是十个蒋介石也奈何他们不得。要知道，这地方离瑞金不多不少，整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汽车一踩油门的事儿。这么近的距离，它和瑞金实际上就是一块地方。可人们只知道瑞金，没人知道这地方。人们只知道瑞金，没人知道长汀、龙岩和连城，人们只知道江西，不知道闽西，只知道中央红军长征牺牲了五万人，不知道在同一个时期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就付出了整整二十万精壮汉子的生命。

没人知道。

七月的燥热全部憋聚在山间林木之中，汗像虫子一样在脸上爬。山里有一些梯田，我们必须从这些被叫做“田埂路”的路上走过去。田埂早已被泥水泡酥，我的脚不时地陷在稀泥里。脸上似乎被什么虫子叮了一口，我用手去拂脸，脚下却一滑，从稀泥般的田埂滑落进稻田，蚂蝗迅速地围拢过来，这自然界中最丑陋的生物对于人的饱含血汁的肉体有着铁屑之于磁石般的敏感，它们兴奋地将身子一弓一张地蠕动着，从水中箭一般射来。我惊惶地叫着，连跳带爬跃上田埂，还是晚了，每条腿都至少粘上了两到三条这种可怕的黑糊糊的东西，而那水里蚂蝗仍在不断聚拢来，只一会工夫，在我落水的地方就聚起了一片脸盆大小的黑圈。

我们那里的蚂蝗，比世界上哪里的都多，奶奶这样说过。她还说，她不怕做田，怕的就是蚂蝗。我也怕。

山里的蝉声嘶力竭地叫着，蝉声充斥山野。

实在走不动了。在我即将开口告诉叔叔的一霎，叔叔停下来，到了。

到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这就是我忍着头疼，先飞机而汽车，千里迢迢从北方到这里，在闽西重峦叠嶂的大山里费尽气力寻找的地方。

尽管事先叔叔已经做了种种描述，面对着眼前这幅图景时我还是惊呆了。

一块稍显平坦的山地上，歪歪斜斜地立着一座寮棚，寮的四角用碗口粗的毛竹挑着，算是柱，寮顶用当地山上最常见的茅草盖着，有几处已经露天。寮是太破旧了，似乎再有一场山雨它就随时可能坍塌。寮中有两口瓮，极大，足有半人高，由于年代过久，瓮口瓮身满是裂隙，由瓮口往里看去，是两瓮森森白骨。

一队接一队的蚂蚁，在瓮身和白骨上悠闲地爬着。几个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对它们不产生任何影响。它们爬着，一队接一队，一代接一代，永远悠闲从容。

像一声霹雳在我的头顶和心中同时炸响，惊悸闪电一样掠过全身，我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泪水在瞬间盈满眼眶。

我无法看叔叔，无法看周围的任何东西，眼前只有这两瓮白骨。事实上我本能地拒绝看它们，但即使我闭上眼睛，也仍然能看到这两瓮白骨。只一眼就足够了。那一眼我清楚地看到，瓮口有一根长骨，那是人的大腿骨，是我祖爷爷的腿骨，他曾用它来爬山，爬我刚刚爬过的那些山，而现在它们在瓮里，在原来长满强健肌肉的地方，现在爬满蚂蚁。

一阵清冽的山风陡然穿过，树叶飒飒响动。

七十年了，这些尸骨就这样，在闽西的大山里，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寮棚下，被风吹着，雨浇着，被蚂蚁啃噬着，静静地

等着人们想起它们，然后来埋葬它们。没有碑，也没有坟。

幸亏它们不会动了，否则那根长骨会颤颤地立起来，会有一根手骨指着我们喊：

不孝的子孙！

没错。那声霹雳在我心中炸响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这声音。这声音来自头顶上的天庭。

下山的路上，许久没有人说话。蝉声依旧充斥山野，脚下依然是泡酥了的田埂路。而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始终是那两瓮白骨。

不知不为罪。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处在不知的混沌状态下对这桩事的存在可以不负一点责任的话，那么在如此漫长岁月中那些已知或者明知的人们呢？他们将如何为自己解脱？

七十年了，为什么一直没埋？我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愤慨。

叔叔嗫嚅着。你爷爷……爷爷……

叔叔说爷爷是回来过一次的，可那次回来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做？叔叔没说。

叔叔讷于言辞。但他的表情告诉我，这里远不仅仅是讷于言辞的问题。

你阿爷在生你之前还回过一次的。温坊的老辈人当着我的面这样对叔叔说。那一次回，号，那一次回搞得村里大乱。那一回他的手里拈了一杆枪。

我注意到了，对老人们的话，叔叔显得比我还吃惊。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爷爷，而在这之前爷爷之于我简直形同路人，我对于他的了解不会比对每天站在我家门外卖

报纸的老头的了解多多少少，我知道那个老头有一个比他看上去小十岁的妻子，冬天的时候他的妻子总在衣服外面罩一件绛红色的巨大毛背心，他妻子每天中午给他送饭，而那饭盒是铝制的，有年头了。我对爷爷的了解不会比这更多。奶奶和母亲不像这里的人那样热衷于谈爷爷。爷爷去世多年，在我的头脑中他是一片空白。突然来到熟悉他的人们中间，我陡然生出一种想要知道他的渴望。

爷爷既然回来过，那两瓮白骨可能就是爷爷亲手所敛。可爷爷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回来干什么呢？既然他能够回来将这些遗骨收敛入瓮，又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郑重其事地按老家风俗葬掉呢？

在县志办和县党史办我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县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些关于爷爷的资料，或许对我有用。我告诉他们任何资料对我都是有用的。县志办的同志非常高兴，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他们的资料如此感兴趣，这无疑是对他们那从不被任何人放在眼里的不起眼的小小机构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他们倾其所有，将他们收集的铅印的、油印的甚至手抄的全部资料搬给我看。

整整五天的时间里我哪儿也没去，就坐在小山般堆积案头的资料旁边一页一页地翻。我很快就发现，就我需要的东西而言，这里材料之多之朴素之原始之有价值，超过我所去过的所有城市的大图书馆，于是我开始莫名地为这个小小的机构担心：一遇精简机构机关调整，他们就风雨飘摇如履薄冰，不知别人怎么看，起码在我看来这三两个人几条枪的存在价值，远远大于几百个人扎堆聊天闲扯淡的研究院。

他们的资料居然能细到这个程度：爷爷“曾在1921年夏由广州出发，经过半个多月艰苦跋涉，终于到达连城”。就是